

《勿忘国耻》之四

郑彭年 著

甲午悲歌

——北洋水师的覆灭

0.9

《勿忘国耻》之四

甲午悲歌

——
北洋水师的覆灭

郑彭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明快而严肃的笔调记述了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陆海各战役的经过，特别对北洋舰队覆灭记述尤详，读之令人可歌可泣。本书着重记述细节，有情节有故事，摆脱了历史教科书枯燥乏味的老一套。内容完全根据史实，不虚构、不添加，具有真实性可靠性，尤其是运用了一些反面史料，富有新鲜感。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 (1)

- 1 野心初露 (1)
- 2 侵略台湾吞并琉球 (4)
- 3 《江华条约》与朝鲜新旧党之争 (9)
- 4 火烧日本公使馆 (11)
- 5 《济物浦条约》签订 (15)
- 6 壬午兵变平息与大院君被掳 (19)
- 7 开化党发动政变 (22)
- 8 甲申政变失败 (27)
- 9 再烧日本使馆与《中日天津条约》签订 (31)

第二章 战争前导…………… (36)

- 1 金玉均之死 (36)
- 2 北洋海军检阅与朝鲜东学党起义 (40)
- 3 中日出兵朝鲜 (44)
- 4 起义平息与李鸿章失策 (46)
- 5 中日撤兵谈判破裂 (49)
- 6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开战 (52)
- 7 演出“逼宫”丑剧 (55)
- 8 李鸿章的幻想 (59)

第三章 抗日援朝…………… (63)

- 1 丰岛海战 (63)

- 2 屈辱与光荣 (67)
- 3 成欢之战与中日正式宣战 (70)
- 4 “避战保船”与“主动出击” (73)
- 5 平壤大会战 (76)
- 6 黄海海战 (79)
- 7 慈禧太后执意求和 (82)

第四章 辽东战役 (87)

- 1 日军铁蹄踏进中国疆土 (87)
- 2 九连城、安东、凤凰城陷落 (90)
- 3 金州、大连湾陷落 (93)
- 4 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 (96)
- 5 清政府第一次求和受辱 (100)
- 6 日军受阻摩天岭与山县大将离职回国 (104)
- 7 岫岩、析木、海城陷落 (107)
- 8 缸瓦寨之战与盖平失守 (111)
- 9 反攻海城 (115)
- 10 血战大平山 (119)
- 11 日军继续北犯 (123)
- 12 牛庄、营口失陷 (127)
- 13 田庄台大决战 (130)

第五章 山东战役 (135)

- 1 清政府第二次求和遭拒绝 (135)
- 2 第二战场的开辟 (139)
- 3 荣成湾登陆 (143)
- 4 南岸炮台攻陷 (146)
- 5 威海卫城失陷 (150)
- 6 威海卫海战 (153)
- 7 碧海蓝天系忠魂 (158)

- 8 投降失节可耻 (162)

第六章 《马关条约》签订…………… (167)

- 1 清政府第三次求和被接受 (167)
- 2 春帆楼初开谈判 (170)
- 3 春帆楼再开谈判 (173)
- 4 春帆楼三开谈判 (176)
- 5 施压力攻占澎湖 (179)
- 6 李鸿章遇刺 (183)
- 7 引接寺停战协定成立 (186)
- 8 日方逼和 (189)
- 9 春帆楼重开谈判 (192)
- 10 最后一次和谈 (196)
- 11 《马关条约》签订与互换 (199)
- 12 三国干涉还辽 (203)

第七章 台湾割让与反割让…………… (209)

- 1 台湾交割 (209)
- 2 台湾民主国成立 (213)
- 3 基隆、台北沦陷 (217)
- 4 日军南侵受阻 (222)
- 5 日军大“扫荡” (226)
- 6 苗栗沦陷 (229)
- 7 彰化沦陷 (233)
- 8 刘永福渡海援台 (237)
- 9 黑旗军英勇抗日 (242)
- 10 刘永福内渡与台南沦陷 (246)

第一章

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

1 野心初露

日本明治维新伊始，就确定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国策。1868年3月14日，明治政府公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同一天，明治天皇发表《宸翰》（御笔信），其中说：“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接着明治政府便提出了“大力充实军备，耀国威于海外”的方针。中央政府首脑之间提出了“征韩论”，即武力侵略朝鲜。当时日本侵略朝鲜的原因，一是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使下级武士陷于困境，他们对政府不满，纷起叛乱，政府为安定内部，决定外征，把矛盾转向国外；二是列强对日本四周的争夺已经开始，为自身安危，有必要在俄国南下之前侵占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

明治政府在拟订侵略朝鲜计划的同时，开始推行向中国侵略扩张的计划。1870年10月，日本政府派遣柳原前光，携带外务省书信来天津，谒见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和通商大臣成林，请求通商立约。信上说：“大日本外务卿清原宣嘉、外务卿大辅藤原宗则，谨呈书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大宪台：我邦维新之始，即欲遣公使修盟约，因国内多故，迁延至今，深以为憾。兹特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外务权少丞花房义质、文书权正郑永宁等来贵国预商通商事宜，以为他日遣使修约之地。伏冀贵宪台下，款接各员，取裁其陈述。谨白。”

李鸿章、成林将此信转给总理衙门。不久总理衙门下达指示：“允许通商，但不订条约。”柳原前光见目的并未完全达到，再三向李鸿章请求说：“目下我国文化大开，交际日益广泛，近年来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往来频繁，但与邻邦贵国，尚未通情好，结和亲。两国虽有商舶往来，但未修邻交之礼，这岂不是一大缺陷？愿中堂大人尽邻邦之友谊，为共同之利益修盟订约，以敦千秋睦邻友好。”那时日本的野心还未暴露，李鸿章被纠缠得头痛，心想日本也曾受到列强欺侮，实有同病相怜之感，便连日向总理衙门建议与日本立约。最后总理衙门同意日本的请求，允许两国订立条约，以修和好。

1871年6月，日本派遣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天津商议条约。清政府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江苏臬司应宝时、天津海关道陈钦为帮办，进行谈判。上次柳原前光曾带来一份条约草案并对李鸿章说：“欧美各国强迫日本通商，日本不甘心，可是力难独抗，中日两国应先通好，同心合力对付列强才是。”所以李鸿章极力主张与日本签订对等条约。但此次伊达宗城一反柳原前光所说，提出的条约草案以中国和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为基础，把日本置于和欧美各国同样的地位。

面对这个不平等条约的草案，李鸿章大吃一惊，对柳原前光说：“去年送来的约章，均以两国立论。此次章约，全改为一面之辞，而且综合西方各个条约择优采用。这岂非自

相矛盾，将前稿作为废纸不成？未订交先失信，以后的事怎么办呢？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柳原前光解释道：“此次约稿，大致与西方各国的条约相同，但相异之处也不少。交际之道，万国只可划一，不可有轻有重。重了则会遭西人妨忌，轻了则会遭西人侮辱诋毁。现在两国均有西客，旁观出入，颇生枝节；倘有参差，非但不能通行，而且会说使者不出力气，有何面目回国复命？”伊达宗城在旁插嘴说：“当今之计，我们两国惟有内求自强，外御其侮。诚能心照，不妨按照西洋成例立约，毋须更动，不露声色为好。”此时应宝时、陈钦驳斥道：“贵国特派大臣前来，原为通两国之好，若怕西方各国猜忌，那末伊达大臣不来中国，忧虑皆无，更能照应西人，岂非好哉？”伊达宗城被驳得哑口无言。

最后，李鸿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草案，对伊达宗城说：“自主之国，应有自主之权，何必遵循他人呢？何况条约中无可使西人生疑之处。两国有来有往，与有来无往的西方不同，故立约绝不可与西方完全相同；而且西人所得之利，还没有单单不给日本的。今送去草约，请与西约比较，不知何重何轻，希一一指开茅塞。”说毕，将中国所拟的条约草案递交伊达宗城。伊达无口可藉，只得收下。

后来伊达宗城对条约内规定日货不能运入内地，日人不能入内地购买土产，以不同于西约为辞提出异议。李鸿章说：“华人前往西国，随处通行，并无限制。今日本系以八个口岸与中国通商，华人既不能到日本内地贸易，日本岂应入中国内地贸易？此系两国一致，确乎公允，何得引西约为例？”伊达宗城被驳倒，无以为言。

7月29日，大体上按中国的方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其主要内容是：两国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一国受他国侵略时须互相支援；互派驻外使节；各通商口岸

派驻领事，等等。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对等条约。

条约订毕，伊达宗城一回国就被罢官。1872年4月9日，柳原前光携带外务卿副岛种臣、外务大辅寺岛宗则的书信来到天津，要求改订前约，被李鸿章讥为“寒盟”。柳原前光含恨而去。同年12月，日本以外务卿副岛种臣为全权大臣，来中国力求改约，清政府竟然同意。1873年5月，改约完成，并在天津互换。从此以后，日本轻视中国，更胆大妄为了。

2 侵略台湾吞并琉球

1871年11月30日，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进贡船（实际上是以进贡为名的商船），离开那霸港驶往中国。不幸中途遇暴风，漂流海上，一艘幸还，另一艘漂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该船共有船员69名，其中3名淹死，66名登陆。登陆的船员中，54名被台湾高山族杀死，12名逃出，在凤山县受到清政府保护。同年12月11日，又有琉球八重山岛民的两艘进贡船离开那霸港开往中国，中途遇暴风，漂流海上。一艘下落不明，另一艘于12月28日漂到台湾，45名船员同样受到凤山县政府保护。1872年2月，前后两批琉球难民57人，由当局送到福州的琉球馆，7月平安回到那霸。同年4月，日本小田县民4人，也遇难漂到台湾，被高山族杀害。

台湾高山族杀害琉球人和日本人的消息传到日本，朝野大哗。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要求政府“兴兵问罪”。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官桦山资纪赶到熊本，对熊本镇台司令官

桐野利秋说：“我国民和琉球民无故遭到台湾民的惨杀，此仇不可不报，否则日本在世界上还有什么面子。”桐野利秋说：“此事政府一定会有相应的措施，我定将你的意见反映到陆军省。”桦山资纪摇头说：“不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等不及那么长的时间。”桐野利秋安慰说：“别太激动，这是有关国际的大事，不能轻率从事。你先回去吧。”

桦山资纪见无结果，只好回鹿儿岛。但此事一直使他寝食不安。后来桦山资纪实在忍不住了，自费赴东京，直接向新成立的陆军省呼吁，建议向台湾派出生蕃探险队。陆军省大辅西乡道对桦山资纪说：“我国向来不受他国欺侮，这个事件一定要处理。不过现在木户、大久保等政府决策人都随岩仓使节团去欧美访问了，待他们回来后一定尽快作出决定，并通知熊本镇台。你是初次到东京吧，痛快玩几天后回营，路费由省付给。”

从1873年5月起，木户、大久保、岩仓等首脑从欧洲回国，他们在侵台前策划了一系列外交阴谋。首先，强迫琉球国改为日本的藩属，切断与中国的关系；其次承认“琉美条约”，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最后派人到中国，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琉球的态度。

1873年2月23日，同治帝大婚亲政，日本派遣外务卿副岛种臣及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来中国祝贺并互换《中日修好条规》。柳原前光先到总理衙门就台湾事件提出质问，总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答道：“‘番民’杀琉球民之事已经闻得，但害贵国人则未闻。台、琉两岛均是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与贵国无涉，不烦过问。”

柳原前光争辩道：“琉球向来是日本的藩国，其国王尚

泰为日本的藩王，列于华族，怎能说与我国无关呢？再者，贵国既知抚恤琉人，为何不惩台‘番’呢？”毛、董两人说：“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番，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柳原前光说：“‘生番’害人，贵国放弃不管，而我国却要向岛人问罪，因两国盟好，故事先告知。”毛、董说：“‘生番’既然是我国化外之民，伐与不伐，贵国自裁。”柳原前光听到打不打由日本自己决定这句话，不禁大喜，连忙告辞，退出总署，赶紧回国。

1874年4月，日本政府在长崎设立台湾事务局，任命参议大隈重信为局长，陆军中将、陆军省大辅西乡从道为都督，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聘请美国原驻厦门领事李得仙为参谋，具体策划武装侵台活动。不久，日本陆军3600人乘战舰“大功”、“大有”号及从英美租来的轮船，从品川出发，到长崎集中。不料美国驻公使芬堪对日本说：“贵国发兵进入中国领土，中国必以为侵犯边境；贵国雇用我国轮船和人民，中国必以为我国援应。我与中国也曾订盟，应守中立公法。故凡属美国所有，全部收回。”并令美国驻厦门领事逮捕李仙得。英国公使也反对日本侵台。于是日本内阁急令权少内史金井之恭、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先后赶到长崎，阻止出兵。

但是西乡从道不遵命令，内阁只得听之任之。西乡从道将轮船还给英美，另外以16万元购得轮船两艘，准备出发。日本驻厦门领事福岛九成给厦门道一信，转送浙闽总督李鹤年，声称假道至台湾向“生番”问罪。李鹤年复信说：“台湾全岛为我所管领，‘土番’犯禁，我自当有处置，为何要借日本兵力？至于贵国的4名遇害者，曾受我台湾府吏的救护，怎能以怨报德！请速收兵，勿启两国之衅。”西乡从道

怎会听李鹤年的劝告呢？

同年6月15日，日军1600人乘“日进”、“孟春”和“三国”号3艘轮船从长崎出发，直赴台湾。16日抵达台湾，轮船停泊社寮澳，当日登陆完毕。高山族闻讯，组织族人前来诱敌。日军闻报，立即以枪射击，打死一人，其余逃奔丛林。日军正欲追击，有一“熟番”劝告说：“不可追，有埋伏。”日军接受劝告，没有追击，在龟山安营扎寨。7月5日，日军从车城社入山，攻打竹社、凤口、石门诸社。高山族在石门天险垒石力拒。日军绕道出其背后，杀高山族30余人。此时西乡从道乘“高砂”舰来增援，共有兵3000人。日军在西乡从道指挥下分三路进攻，尽烧村落，越过四溪，深入到牡丹社。高山族伏于丛林，进行游击战。日军疲于奔命，无计可施，只得退守龟山，在这里造都督府，设医院，修桥梁，筑道路，开荒屯田，作长久之计。

浙闽总督李鹤年得悉日军人台之后，立即向朝廷报告，清政府命船政大臣沈葆楨为钦差，督率福建水师赴台观察动静。沈葆楨抵台后，派福建藩司潘爵、台湾道夏献纶去和西乡从道谈判。

7月14日，潘、夏两人到车城客馆，质问西乡从道：“日本何以出兵？”西乡从道说：“中国不管化外之人，让我我国自行处置，所以我们来为同胞报仇。”双方反复辩论，相持不下。7月20日，双方从日出谈到日落，毫无结果。潘爵气极了，拂袖起身，被西乡从道按住。西乡从道说：“我国暴师海外，糜财劳师，为贵国开荒，费用耗损，岂可胜计？”潘爵说：“如果如此，则将为日本赔偿军费。”西乡从道听了此话大喜，谈判继续到天黑。最后达成协议三条：一是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是中国严格管束高山族，不使日本漂流民受到损害；三是立约后日军全部退出台湾。

当初西乡从道入侵台湾的时候，柳原前光来北京，与总署谈判未成，势将开战。日本立即向诸道征兵，购买兵舰，准备大战。中国则在澎湖列岛建造炮台，在台湾敷设海底电缆，向德国购置毛瑟枪 3 万支，向丹麦订购铁甲舰。福建巡抚王凯泰带兵 25000 人渡台。日本见中国大规模备战大惊，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偕李得仙来谈判。大久保要求赔款 300 万元，军机大臣文祥、巡视台湾大臣沈葆楨坚决不答应。沈葆楨上奏道：“倭备虽增，倭情惭怯，彼非不知难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和。但我厚集兵力，使其无隙可乘，自必贴耳而去。”沈葆楨又写信给李鸿章说：“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可想。今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行成。”

然而总署诸大臣不能坚持，最后以赔银 50 万两达成协议，并订约三条：一、日本此次出兵是保民义举，中国无可非议；二、中国赔银 50 万两，其中 10 万两为难民家属的抚恤金，40 万两为日军留台设施的补偿金；三、中国应对高山族妥为约束，以期永保旅客安全。至 10 月 20 日双方盖印换约，日军从台湾回国。

自从 1872 年日本将琉球变为藩国，国王尚泰列为华族，并在东京赐府第令其居住。尚泰称病拒赴东京，仍与中国保持贡属关系。日本为结束琉球两属状态，断其与中国的关系，于 1875 年进兵琉球，命令其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贸易业务拨归厦门日本领事馆，禁止向清政府进贡及参加祝典。次年，日本强行接管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尚泰偷偷乞求清政府助其复国，但李鸿章以琉球朝贡本无大利为理由，对日本采取容忍、妥协的态度，最后导致尚泰被掳去，琉球被日本吞并。1879 年琉球改为冲绳县。

3 《江华条约》与朝鲜新旧党之争

日本幕府末年，有许多人主张侵略朝鲜。长州藩士吉田松阴曾说：“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维新前，幕府不能直接向朝鲜派遣使节，贸易限于日本设在釜山的倭馆。维新后，日本想打破这个惯例，一再派人到朝鲜交涉通商，但被朝鲜一口拒绝。后来日本派兵舰去调查登陆地点，并决定自由贸易。朝鲜就在倭馆门前贴出布告，禁止日本人搞走私贸易。日本以“侮日”、“无礼”为口实，掀起侵朝浪潮。

“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向政府建议侵略朝鲜。他说：“朝鲜是‘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经略进攻之基本。要向朝鲜派遣使节，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时，宣布罪状，攻击其国土。”“征韩论”的主帅西乡隆盛叫嚣侵略朝鲜，但由于当时明治政府的国策是内治优先，侵朝计划暂被否决，他一气之下辞去参与兼近卫都督的职务回故乡鹿儿岛。不过日本政府并非不想侵略朝鲜，实因那时侵略台湾成为中心，把侵朝的事暂时搁置一下。台湾问题解决后，侵朝一事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875年9月，日本终于迈出侵略朝鲜的第一步。日本兵舰“云扬”号侵入朝鲜江华岛附近，向守卫该岛炮台的朝鲜军队寻衅，挑起战端。并进一步登陆占领炮台，烧永宗城，杀朝鲜兵，劫其军械而去，制造了江华岛事件。

日本为试探清政府的态度，派副岛种臣到北京，向总理

衙门问道：“朝鲜是否中国的属国？若是属国，则应该主持朝鲜和我国通商。”总理衙门回答道：“朝鲜是我国藩属，但内治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副岛种臣听了此话高兴极了，回国将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向政府禀报。明治政府觉得时机已到，便以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议官井上馨为副使，赴朝鲜谈判。1876年2月，强迫朝鲜订立了《江华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朝鲜为独立自主国，礼仪交际皆与日本平等；二、互派使臣，并开元山、仁川两商埠通商；三、日本可以自由测量朝鲜海岸；四、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这个条约给朝鲜埋下了祸种，因为条约中规定“朝鲜为自由之邦”，破坏了朝鲜和中国的关系，以使将来日本据朝鲜为己有时可以排除清政府的干涉。

1877年，朝鲜与法国因天主教之事而发生不和，朝鲜致书清政府乞求解决，其中有“上国礼部”、“听上国指挥”等语。日本马上质问朝鲜：“贵国既是自由之邦，为何又称中国为上国，此事违反《江华条约》。”要求朝鲜把信撤回。朝鲜派人向中国哭诉，清政府便致书日本：“朝鲜久隶中国，而政令均归其自理，其为中国所属，天下皆知；即其为自主之国，亦天下皆知，日本岂得独拒？”日本对此怀恨在心，但没有与中国争辩，静待时机。日本所要等待的时机，就是朝鲜内部的新旧两党之争。

1863年朝鲜国王李昖死，无嗣，由旁系大院君李升应的次子李熙继位。当时李熙尚幼，其生父大院君李昖应摄政10年。大院君好儒学，极其讨厌与外国通商，主张排外；国内思想保守的老儒都把他奉为泰山北斗，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守旧党。1873年国王李熙亲政，居昌德宫。王妃闵氏思想开明，见日本所来之器物无不奇技精巧，爱不释手，故主张与外国通商；国王李熙也很开明，喜欢新事物，与闵妃

志同道合。因此，国内的少年新进、思想开明者都围绕在他们周围，形成一个新党即开化党。闵妃擅权任用外戚，以其兄闵台镐为首组成一股新兴力量，主张开海禁，通外交。大院君李昰应虽然还政于国王，但当国年久，威权尚在，对国王的施政颇为不满。对这样的朝鲜宫廷，有人作诗道：“借问朝鲜执政谁？今王生父大院君。首绝外交御外侮，十年不见东倭尘。太妃归政太公罢，王妃英武王柔仁。当时嗣王昰亲政，大功乃出椒房亲。”

4 火烧日本公使馆

1882年7月30日，日本驻朝鲜办理公使花房义质由长崎拍急电给外务卿井上馨。电文说：“本月23日下午5时，有‘暴徒’数百人，突袭我公使馆，矢石枪弹如雨。虽经馆员等捍卫7小时，终因朝鲜政府无兵来援，至夜12时义质等只得保卫着国旗突围而出，前往王宫，但宫门已锁，竟不得入，乃转路到仁川府。正在公堂休息时，府兵又蓦然来侵，义质逃至济物浦，搭乘小艇浮海。26日在南阳海面遇英国测量船‘飞鱼’号，乃得遇救，移乘该船于本日到达长崎。义质等谨在此听候命令。”

原来此次日本公使馆被袭事件是朝鲜国王的生父大院君挑拨练兵局的士兵所引起的。朝鲜政府欠发练兵局的军粮已一年，到本年6月才发给一个月的粮食，而且米都是陈腐的。士兵大怒，告诉军资监，并殴打司库人员。司库捉住了旗总（下士）4人，士兵便问武卫都统使李景夏和壮卫大將申正熙，但均答不知此事，未予处理。于是士兵向大院君直诉。大院君与守旧党相谋，认为此乃打击开化党的大好时